

不是的人們

（原標題：不是人）

卡爾·克勞斯

上海遠東出版社

（上海）

不屈的人們

[澳] 裘德·華登著

叶林·馬塔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39

犹太书

Judah Waten

The Unbending

本書根据 The Australasian Book Society,
Melbourne, Victoria. 1954 年版本譯出

不屈的人們

原著者 [澳] 裘德·华登
翻譯者 叶 林 馬 珞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劳动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开本：787×1092 耗 1/27 印張：16 字数：291,000

1959 年 6 月第 1 版

195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2,000

統一書号：10078·0798

定 价：(九) 1.40 元

內 容 提 要

不屈的人們通过移民考强斯基一家人的遭遇，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澳洲反动統治階級的种种殘暴行为以及人民群众的大热斗争。考强斯基原是旧俄的一个小市民，由于受了資產階級荒謬宣傳的蒙蔽，把澳洲当作一个“黄金之国”，想到那里去求取发财致富的“錦標前程”，結果碰到的是失业，是特务对他們的威吓，是“高等人”对他們的歧視，是战争带来的灾难，于是他們的幻想破灭了；由于他妻子和許多进步朋友的帮助，他依旧正直地、不屈地生活和斗争下去。小說的时代背景是澳洲工党右翼領袖休茲執政时期，抨击了他效忠英帝和强行征兵等高压政策。作者紧紧抓住这个契机，刻画了許多象基倫、費則尔等那些不屈不撓的人們，他們都是工党左翼分子，世界工联的領袖人物，敢于英勇地組織人民去进行反对战争、反对征兵等艰巨斗争。作者以艺术的概括力、真实而生动的笔触，写出了当时当地的典型事物，使我們仿若身历其境地听到了那个时代脉搏的跳动。

目 次

第 一 部

錦綉前程..... 1

第 二 部

遍地戰禍..... 79

第 三 部

叛亂頻起..... 225

第 四 部

新的開端..... 331

譯后記..... 421

第一部

錦綉前程

在船上男人們的談論聲中，常常可以聽到漢娜·考強斯基的幽默諷諷的談吐。那是一九一〇年，在那個俄羅斯一猶太移民的天地里，女人是沒有份兒過問家務以外的問題的；每逢男人們談論到重大的問題，她們只能必恭必敬地在一旁傾聽。

她那時正三十歲，模樣兒長得很引人注目：高高的、筆挺的身材，寬闊的前額，一頭烏亮的頭髮稀稀疏疏地從當中分開，在腦後挽成一個大髻。她的鼻子長得筆直，嘴唇挺丰满的，烏黑的大眼睛那麼明亮，不帶一點兒畏怯的神情。她的膚色清晰而黝黑，形態美好的手腕和手指呈現出銅色。她那樣一副裝束，看上去很柔順，可是她神態之間並不是毫無驕矜的意味。她穿著黑色的罩衫和裙子，可總是少不了要露出一點白色的點綴：一根白色的帶子啊，一條鑲邊的領子啊，一個假胸啊，此外還有一件銀的裝飾品。她那頭亮閃閃的頭髮，理來理去總理不好，因為她從來沒戴過帽子，也不會系過頭巾。在這一點上，她確實與眾不同，因為船上別的女人們，誰也不肯錯過一個機會去戴上那種裝飾著羽毛和一束束假花的大帽子。

和漢娜同船的兄弟姊妹們，懷著各式各樣感覺來看待她，儘管人們談起她來，都認為她是一個異乎尋常的人，很有趣，甚至很聰明。男人們都不大樂意承認她有什麼魅力，有什麼了不得的見識，可是誰都同意應當恰如其分地看待她。女人們看見她

面对着这些讨厌她的男人而毫无畏惧，都觉得奇怪。她们羡慕她，同时又讨厌她以讥嘲和怜悯的态度对待她们的顺从和屈服。

但是，如果说，人们对她的感觉各有不同，那么，她的丈夫所罗门·考强斯基却得到大家一致的重視，而且他在日耳曼帝国的这条“腓得烈大帝号”邮船上，数到声望出众的人物，他也还算得一个呢。所罗门·考强斯基脾气温和，老是那么和蔼可亲，笑得那么开朗，而且他是个最受他移民兄弟爱戴的人物，一个真正有信念的人，对前途始终乐观，听到任何有关澳大利亚如何如何好的傳聞，不管那傳聞怎样荒誕无稽，他都深信无疑，不加追究。

不管在怎样的一群人里，只要有了他，人们就会兴致勃勃。他简直被人家看成了一个通曉这个新国度情况的权威。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而且儼然是个語言学家，凡是載着有关辽远的新国家情况的报刊，不管是德文的还是俄文的，他都能閱讀。考强斯基还把閱讀的心得講給大家听。他终于說到澳大利亚的著名的动植物：“有加利树”、白色的“美冠鸚鵡”、黑天鹅、袋熊、袋鼠。他有一次曾經对三等客仓里的一群移民說，光是为了去看看这些天然产物，这一次的长途旅行也是值得的。

“可是你对于黑人却一字未提，”一个疑疑惑惑的移民反駁道。“那里黑人比白人多嗎？”

“不，的确不多，”考强斯基回答道。“倒是白人要多得多。”

“唔，我听到的可两样，”这个疑疑惑惑的移民坚持自己的說法。“考强斯基，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我的一个朋友从什么报刊上看到，澳大利亚有許多地方，白人都不敢去，怕在那里送命。”

“你完全弄錯了，我的好朋友，”考强斯基用輕柔愉快的声調溫和地說。“我要給你看不篇文章，那里面說，白人几乎把所有的

黑人都杀光了。只有黑人才真正是走到哪里都怕送命呢。假使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亲自看看这篇文章。那是一位德国教授，一个真正的权威写的。说来遗憾，大多数黑人都被宰了。”他加上这一句话，因为他是一个讲人道主义的人，一想到杀人就厌恶。

考强斯基令人满意地解决了这问题——这问题曾一度在那块理想的乐土上投下了阴影——便又来估计在那里会发多大的财，借此继续鼓舞满怀的希望。是的，那里有黄金和羊群，有大麦和牲畜，还有他已经提到过的那许多珍奇可爱的天然产物，毫无疑问，他们大伙儿确是在向黄金国前进。每个人都会发一笔大财的。

汉娜可不是那么深信无疑。每逢她和她丈夫两个人在一起，她就问他：“所罗门，你怎么能这样拿得准？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也有的是羊，黄金也不缺少，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新的国度也许要比你所想象的艰苦一些吧。”

他满怀信心地微笑了一下，又把从前跟她讲过不知多少次的那一套话讲给她听。“我的好朋友吉新会帮助我们安身立命的，你尽管相信我好了。他有一颗黄金般高贵的心和天才的头脑。他在澳大利亚已经九年了，混得不错，可以说混得相当好呢。等他到福利孟特①来接我们，你就会看到他是怎样的人啦。”

原来她丈夫跟一位住在倍尔斯②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吉新·门得尔斯州通信后，给逗起了多少希望，而汉娜·考强斯基离开

① 福利孟特——澳大利亚西部一港口，靠近天鹅河，主要工业为造船，磨面粉，制家具等。

② 倍尔斯——西澳首府，位于天鹅河之滨。

俄国，并不光是受了他这种希望的鼓舞。事实上，她有她自己的打算，也许比她丈夫的打算更加周密：她要到澳大利亚去，比她丈夫还来得迫切。

在她的心目中，澳大利亚最感人的事情就是那里有自由。它是一个有议会而没有压迫的国度——可以让人受到教育，有自愿的教育，也有强迫的教育。她的儿子也就可以受到那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下的俄国所受不到的教育了。在俄国，只会屠杀犹太人，还有各式各样的清规戒律，带有偏见的教育法规。为了受教育，为了学习，远渡重洋也是值得的。她相信她儿子将来读起书来，一定会象吃那美味可口的蛋糕一样贪婪。

她儿子摩西斯才不过三岁，她就对他有着莫大的奢望。在她的想象中，她好象看见他已经长大成人，是一个十足的天才，会当上大学教授或是伟大的外科医生，或者成为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强有力的保卫者——一个伟大的律师。正如她丈夫满怀信心地预期着将来会发财一样，她肯定摩西斯将来也会有辉煌的成就，为他们一家增光。

所罗门·考强斯基把她在摩西斯身上所怀的奢望看做可笑的幻想，同时好心地责备她过份称赞澳大利亚的教育。“亲爱的汉娜，你怎么能知道他们学校里教育的对象是一些什么人，又教些什么样的课程？”他说。“只不过是船上一个船员这样跟你说说，你就信以为真了吗？他自己进过学校没有？我可以断定他没有进过学校。水手在岸上的时候是不会去参观学校的。”

但是她并不肯放弃自己的希望，尽管她对别人也有所怀疑。她看不见自己自相矛盾的地方。她同行的旅伴都看到这点。有一天，男客们为了逗她，便故意一本正经地说，他们从另一个船员那里听到，犹太人和土人很少能够进入高等学府。澳大利亚似乎

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清規戒律和一种限額制度。

“多愚蠢的說法，”她回答道，“澳大利亞有議會，还有自由的宪法，自由宪法保證了人人平等。”

一个移民說道：“自由宪法也有不自由的时候，而議會往往还不就是个卖狗皮膏藥的場所！”

她犹豫了一会儿；的确，宪法和議會实质上往往并不是象它們表面上那样好。她回想到“杜馬”^①和一九〇五年的宪法。“我告訴你，”她帶着一种激动和自我鼓励的意味，提高了声音說：“在这个新的国度里，人人都可以受到教育。”

女人們也并没有放过汉娜。她們坐在甲板上閑談；有錢的女人穿着她們最講究的飄逸的长衣，戴着高頂闊边的帽子，好象准备着随时就要上岸去。她們惡意地对摩西斯的天才表示怀疑。她們說，他看上去象五岁，不象三岁，也許他真是五岁；也許汉娜·考强斯基为了逃避买半票，故意少报了他的岁数。假使他当真是五岁的話，那么他身上又有什么稀奇的地方呢？

摩西斯看起来的确比他的年龄要大一些。他口齿伶俐，有丰富的俄語和犹太語的字汇，可以运用自如，仿佛这些字是属于同一种語言似的。就他年齡來說，他的身材是够高的了，而且长得很强壮，象他父亲；他也长着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金黃色的鬚发，白里泛紅的皮肤，淡藍色的眼睛，大鼻子的两翼高高突起。而且他的性格也象他父亲，很溫和，所以同船的旅伴，不論大人还是小孩，都喜欢他。

汉娜很高兴这孩子象他父亲。她对所罗門·考强斯基的爱始終如一。如今他們結婚五年了，她在他面前所感到的那种微

① 杜馬——系旧俄的国会。

妙的愉快，依旧无减于当初第一次遇到他时所感觉的那样。

在她二十五岁那年——拿她那一带的情况来说，她当时已经超过结婚年龄了——她在她父亲的小靴铺里记账和招待顾客，因而遇到了所罗门。他比她大一岁，是一个相当有钱的商人的娇生惯养的儿子。他身材魁伟，留着细细的金黄色的小胡子，长得很漂亮，既文雅又风趣。他很健谈，喜欢谈起他游历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旅途见闻。他天生有一股热情，想象力又敏捷，所以连一些最平凡的经历，给他一说，就会比本来的事实更加有声有色；往往给他渲染得过了份。他所看到的那些美丽的风景，在高加索和瑞士所参观过的那些明媚如画的地方，最使他兴奋。给考强斯基说句公平话，他的确喜爱大自然的美，他带着高兴和惊奇的眼光注视着这个世界。

汉娜听他讲得入了迷。有他在店里，她周围的霉气就给驱散了。好比替她打开了窗户，让一阵阵清香的空气流入她生命的园地。她觉得他不象她以前遇到过的任何一个男人，他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来自一个富足温柔之乡。他缺乏理想和信心，她也不在意，而这一点呢，她对于她父母带到家里来的那些男人，却一直是斤斤计较的。所罗门·考强斯基对于周围所发生的情况丝毫不关心，他从来不曾提到过当时震撼着整个旧俄的那些事情和思想。她偶尔也怀疑他这种对世事不闻不问的态度，实质上莫不是由于恐惧，想逃避严酷的现实，但总的说来，她对这事并未深究，只是听他怎么说就怎么好。他是那么悠闲自在；处在一个充满着激烈的思想言论的时代里，他好象既没有思想，也没有见解。

汉娜自己却和他不同，她已经受到大动乱的影响，同情当时的开明思想。当她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就一直主张自己要独立

自主，輕視那些男尊女卑的舊觀念，不讓她的父母照着當地的習俗，將她嫁給他們認為適合的任何男人。她要自己選擇丈夫，否則寧可做個老處女。她四周的人都用嚴厲的非難眼光看待她；父母成天埋怨她，然而她是夠堅強的，能夠跟世人，跟她的父母對抗到底。

二

“你看到吉莉了嗎？”漢娜問道，眼睛直望着丈夫，嘴唇搭拉下來，微笑着。

“我相信他一定在那邊什麼地方，”他低聲說，身子伏在輪船的欄杆上，再一次朝着福利孟特碼頭上的人群探望着。當他回過頭來和她的視線碰在一起的時候，一種不愉快的感覺緊抓着他的心。“我到下面碼頭去找找他看，”他裝出輕鬆的聲調說道。

考強斯基給那潮水般的下船的旅客阻塞住了。他們都穿着他們安息日穿的最好的衣服。有些男人戴着常禮帽，另外一些人戴着白色的巴拿馬帽和黑色的布帽。有一兩個人外面穿着大衣，里面穿着高領子的、綉花的俄國農民襯衫；大多數人都穿着條子襯衫，戴着硬梆梆的蝴蝶式領結，或是打着綢領帶。他們的妻子儿女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好讓下面來接他們的人有一個最好的印象。女孩子們穿着亮亮閃閃的白上衣，腳上穿着有鈕扣的擦亮的皮鞋，梳得整齊齊齊的髮辮直拖到腰間。

那些提着笨重的箱子、袋子和旅行包的男人們猶猶豫豫地踏上跳板，根本不想說話。女人們顯得驚慌而眼淚汪汪；甚至連

小孩們也理解到这是多么重要、甚至是多么庄严的时刻，因而也不跟他們的母亲找麻煩了。但是有一个个子高高、胸部凹陷、带着妻子和三个小孩的移民，却在大声說話，他可并不是專門和哪一个交談。他显然已經对这个新的国度有所顧慮，有所指責了。

“看看他們的碼頭，看看这些生了鏽的难看的洋鉄皮棚戶，”他叫道，“我們还是待在家里的好。我本来还以为这个黄金国里的建筑物会……”

当移民們走上碼頭时，他們的周圍掀起了一片喧嘩，因此他下面的半句話叫人听不清了。只听得一陣陣用犹太語和俄語向客人們表示欢迎的大声叫喊。考强斯基觉得这个碼頭好象全給俄国的犹太人占据了。除了同乡人以外，他什么人都沒有看到。澳大利亚土人給那兜来轉去，大声叫喊的人群淹沒了。这地方好象是自己的家乡，而不是一个遙远的异国。

考强斯基哪里看得見他的朋友吉新。他感到應該和什么人談談，便轉身走向一个心不在焉地望着那条船的老犹太人，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接着就連忙向他打听起吉新·門得尔斯坦来。

“他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富豪，”这个人說，“我們大伙儿拼湊在一起都抵不上他一个人。”他放低了声音，好象在告訴人家什么秘密事情似的：“他是搞黄金起家的，但并不是开采金矿。不，那是別人的事。他是靠买卖黄金起家的。”看到考强斯基滿臉得意的神情，他又加上一句：“吉新·門得尔斯坦結交的一些达官貴人，听說連內閣总理也得应酬应酬他呢。”

考强斯基並沒有給这消息吓倒。这正是他意料中的事。这里是澳大利亚，不是俄国，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当然，吉新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断言道。“不过，一个有才能的人，在这里显

然是可以大显身手的。”

“但是一个新来的人，象你这样一个生手，要找他干吗呢？”

“他是我的老朋友，”考强斯基得意地解釋着。

“他是你的朋友！”这人說着，不禁馬上肃然起敬地望着他。

考强斯基离开了这个陌生人，沿着碼頭走过去，一方面自鳴得意，一方面也对这个新世界感到滿意。登陸的这一天是个多么可爱的春天的日子啊！每一件东西，船啊，汽輪啊，水手啊，那高高地堆放着一袋袋麦子的棚屋啊，那一堆堆芬芳的檀香木啊，全都在那愉快、温和、令人兴奋的阳光里柔和地閃亮着。澳大利亚已經披上了淡藍色和金黃色的新装，完全是为了欢迎他啊！

等他回到船上，他看見甲板上挤滿了男男女女——都是到其他各州去的移民。他們都是从俄国和波兰来的犹太人，还有意大利人，希腊人，德国人和塞爾維亞人。考强斯基對他們产生了一种怜悯的感覺。他們远离家乡，馬上又要給扔到陌生的异地，又不能預料未来的命运。他們沒有那样好的运气，沒有言新·門得尔斯坦来接他們。

考强斯基回到过道上，在栏杆旁边找到一个地方，就站在那儿向下面的碼頭注視着。汉娜来到他的身边。他們是衣冠楚楚、引人注目的一对，与其說是象移民，倒不如說是象旅行家。他穿着一件裁剪得很考究的棕色双排鈕扣的上衣，一条狭小而没有折边的短褲，一件領口开得高高的馬甲，胸前橫挂着一條优美的金表鏈。她穿的是最好的深藍色綢衣服，一支銀別針別在領口下面。她的臉上和烏黑閃亮的头发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科倫香水味。她的一双光彩閃閃的烏黑的眼睛，在厚眼蒂下頑皮地轉动着。

“也許他忘了你啦，”她說。

“汉娜，你有时真不知道說些什么話。”他以責备的口吻叫道，“吉新忘了我，决不会！”

一会儿，一群碼頭工人——一群漫不經心、七零八落、肤色既不黝黑、也不棕黃、而是出奇地呈現出古銅色的人，走上了船，于是考强斯基叫道：“汉娜，汉娜，我看到吉新了。”

他兴奋地指着不远地方的一个身材矮小、服装精致的人，那人正在那乱七八糟地鋪滿了貨物、干草、紙張和煤块的肮脏碼頭上，显出一副浩癡的神气走着。

“他几乎还是那副老样子，”考强斯基非常滿意地宣稱道。他靠在栏杆边，想往下叫吉新，但是他立即又改变了主意。突然間，看到他朋友那种奇特的弱不禁风的样子，簡直給弄得莫名其妙——周圍的犹太人給他讓路，热情地向他敬禮，一面鞠躬一面身体向后退，而他只是非常冷淡地敷衍人家，儼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議会的議員或是銀行經理，而不是一个象他們一样的、比他們早来的移民。

考强斯基滿以为他的朋友会象几年以前那样跑上来拥抱他呢。但是門得尔斯坦仍然停在过道的那一头，偶尔微笑一下，那是一种綑着臉、有着戒心的微笑，臉上的肌肉几乎紋絲不动。考强斯基不知所措，只是眯起眼睛，張开丰厚的嘴唇，难为情地微笑着。两人彼此相望着，这一个那么矜持，新来的那一个那么发窘。

“現在我們可以下去了嗎？”汉娜問道。

“啊，当然可以，”他稍稍帶着惊奇的腔調說，同时把头向后一摔，好象要把什么压在他身上的多余的东西摔掉似的。

“我帶了摩西斯在大厅里等你。”她說。